

迷途知返， 圓滿人生



撰文◎社工室社工師 陳威綸

醫療費用、生活扶助……我們會盡一切所能，幫助您度過難關！

龔師父在某天晚上突然腹痛難耐，由何師姐叫救護車送至醫院急診，經醫師診斷為缺血性腸炎，因為龔師父雙眼視力不佳、雙腳因腰椎曾骨折而無法行走，須以輪椅輔助行動，且有慢性腎衰竭、糖尿病等多項慢性疾病纏身，

就醫過程無法順利進行雙向溝通，皆須仰賴他人協助，此時無親屬的龔師父能依靠的只有長年協助處理他生活事務的何師姐。而醫療團隊因為龔師父具有低收入戶第三款及極重度第六類身心障礙身分，故照會社工協助瞭解病人有



沒有需要協助之處。我到了病房與陪病的何師姐會談了許久，才知道原來從事宗教事務的龔師父有這麼一段往事。

「我曾聽師父說過，他年輕時曾做過許多錯事，其中最後悔的就是出家前與前妻不圓滿的婚姻，與意外生下但無法照顧的兒子。也許是出於彌補的心態，師父出家後其實做很多善事，當時經濟狀況也很優渥，不求回報地幫助了許多人，自年紀大後身體卻一直不太好，雙腳無法行走，雙眼也因雷射治療失敗幾近失明，平時還須洗腎，經濟狀況也日漸惡化，甚至到要依靠領取政府補助度日的窘境。」這些年一直陪伴在他身邊的徒弟何師姐說。此次會談的重點，除了進行社心評估及瞭解龔師父的生命史外，同時也提供了醫院的醫療補助資訊，以及探詢有關生命末期、出院照顧等議題。

何師姐說龔師父為出家人，本身即不願麻煩他人，且先前曾在院有被急救過之不好經歷，故作出簽署DNR意願書的選擇。在出院照顧部分，我向師姐表達了目前師父視力不佳、行動不便、平時需固定時間洗腎及多項慢性病的狀況，造成返家照顧困難之擔心，何師姐說若龔師父能恢復到像入院前的狀況，尚可回到原住處繼續照顧，但若身體狀況不允許在家照顧，根據師父先前意願，他其實是不願意到機

構接受照顧，擔心會麻煩他人外，亦有經濟上考量。聽到師姐這麼說，我心裡明白即便我們預期師父返家後照顧上會比較困難，不斷暗示可能要考慮到機構接受照顧之現實，但師姐還是出於對師父的尊重及其本身的意願，暫時選擇要讓他返家。

過了幾天，龔師父因不斷癲癇、血便導致病況急轉直下，轉入加護病房，分別進行了腸切除及腦部手術，身上多了腸造口，且須使用氧氣，身體更加虛弱。儘管如此，何師姐仍持續於探病時間探視、鼓勵，所幸在主治醫師、加護病房同仁細心照顧下，終於能轉至普通病房繼續照顧。何師姐接獲轉床通知後，意識到自己年事已高，已無力處理師父高照顧之需求，故主動找社工師討論照顧事宜。

經過詳細的討論，在住院照顧部分，病房安排龔師父入住全責病房，由專業的照顧服務員協助照顧，每日費用部分由社工協助申請醫院補助支應。出院照顧部分，在參考出院準備個案師建議至機構照顧之意見，以及考量何師姐無力照顧、師父無親屬協助且無力負擔機構費用之狀況下，由社工協助通報社會安全網事件，以公部門介入評估安置方式處理。

不久後，政府派案的社福中心社工師致



電告知預計到院探視之時間。某天下午，我陪著社福中心社工師到病房探視龔師父，瞭解住院期間之身體狀況及向龔師父確認安置意願，龔師父帶著氧氣面罩，僅能點頭並以微弱的聲音回應社福中心社工師，社工師也答應師父會抽時間到他的住處瞭解生活環境。看到龔師父不再堅持返家，我心裡也放鬆不少，隨即打電話給在外做法事的何師姐告知此事，何師姐聽到師父終於答應接受機構照顧，嘆了一大口氣說：「唉，真是太好了！」

之後在等待社福中心社工師找尋安置機構的日子裡，龔師父的意識及身體狀況每況愈下，即使帶著氧氣面罩也無法再回應我跟何師姐，但她始終相信龔師父能感知到我們在旁邊陪著他。醫療團隊尊重師父的意願，採取支持

性療法，不再讓他增添太多身體上的苦痛。過了一個週末，在禮拜一上班不久，我接到醫療團隊電話通知龔師父已於上週六凌晨往生，之後電話聯絡關心何師姐時，師姐說：「我當時接獲病房通知就趕到醫院見師父最後一面，師父的臉看起來很安詳，是有尊嚴的離開，我的心也跟著平靜了下來。」

在龔師父的後事告一段落後，我協助何師姐申請醫院的各項補助，讓何師姐不至於因為這些支出而煩惱經濟開銷，雖然師父未等得到社福中心社工師為他找到機構，但冥冥之中或許也是師父自己的選擇。師姐說：「在師父生命最後一段時間能有這麼多人照顧他，實在很幸運，或許是他默默積累了許多善的因緣吧。」

